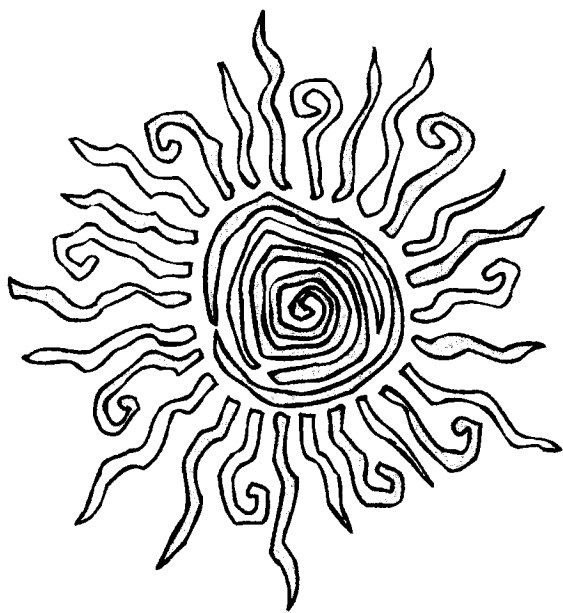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 的文化坐标

◎王 泉\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儿童文学 的文化坐标

◎王 泉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 / 王泉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1081 - 690 - 8

I. 儿... II. 王...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512 号

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

王 泉 著

◇责任编辑: 何海龙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70 × 960 1/16

◇印张: 15. 75

◇字数: 218 千字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690 - 8

◇定价: 22. 00 元

目 录

1 绪论

16 第一章 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化

第一节 概述 / 16

第二节 曹文轩少年小说对苦难母题的追寻 / 20

第三节 桂文亚儿童散文的“真”境界 / 32

第四节 追求“仁智合一”的童话创作 / 37

第五节 走向“中和”之美的童诗创作 / 52

60 第二章 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现主义文化

第一节 概述 / 60

第二节 郑渊洁童话的游戏精神及对儿童主体性的张扬 / 68

第三节 周锐童话的幽默美 / 79

第四节 被压抑的现代性：少年小说的群体突围姿态 / 92

第五节 常新港儿童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追求 / 100

第六节 现代传媒与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 / 105

第七节 《哈利·波特》的现代心理学阐释 / 111



- 123 **第三章** 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后现代主义文化
- 第一节 概述 / 123
 - 第二节 走向生态主义的动物小说 / 125
 - 第三节 少年小说的都市书写 / 148
 - 第四节 新生代科幻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取向 / 161
 - 第五节 文坛“小鬼当家”的狂欢话语分析 / 168
- 176 **第四章** 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
- 第一节 概述 / 176
 - 第二节 孙幼军童话的“京味” / 184
 - 第三节 王立春的童诗创作与关东文化 / 190
 - 第四节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与草原文化 / 195
 - 第五节 曹文芳的儿童小说与吴文化 / 201
 - 第六节 李传铎的动物小说与楚文化 / 207
 - 第七节 杨红樱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巴蜀文化 / 213
 - 第八节 湖南儿童文学创作与湖湘文化 / 220
 - 第九节 儿童文学创作与海洋文化 / 226
- 235 **附录** 在儿童文学的反思中春风化雨
- 239 **代后记** 建构儿童文学的文化语境

绪 论

“中国的成人对儿童几乎只有两种态度，一是‘教’孩子，一是‘哄’孩子，这两种态度与儿童文学的创作是格格不入的。教育意识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意识，实际上，在道德的领域里，在心灵的状态上，任何一个成年人也无法同儿童相比。这种道德教化的意识一旦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就显得十分可笑。”^① 诚然，“20 世纪是儿童文学的世纪。”^② 中国儿童文学曾经在传统的教育主义束缚下，对儿童的成长造成了诸多的不

① 王富仁：《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读书》2001 年第 6 期。

② 琴凯伦语，转引自浦漫汀主编：《儿童文学概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 页。



利。但自 90 年代^①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在努力探索出一条自我发展的生存之道。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影响中国成人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少年成长小说异军突起，动物小说方兴未艾，幻想小说、新潮童话悄然出击，这些都无疑构成了对传统儿童文学一次次冲击波。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女群开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繁荣。尽管这种影响是潜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文学成了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需要。儿童呼唤自己感兴趣的儿童文学，素质教育急需儿童文学的精品力作，儿童、儿童文学、素质教育，这三者在一条循环的生命链中互为制约、相互影响，形成了近十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道风景线，构成了儿童文学特有的文化坐标。

一方面，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特别是在陶冶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世界、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确实发挥了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儿童文学面对三亿多庞大的读者群，有可喜的潜在市场，呼唤素质教育，又提升了儿童文学读物的地位与影响。儿童文学创作活跃了，又可促进儿童电影、戏剧、电视剧、音乐、动画片类的活跃。90 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品种多样中开始把握当代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审美情趣、欣赏习惯，以其理想色彩、故事性、想象力、幽默感、独创性等，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赢得了广大儿童的青睐。这种自

^① 文中未作特别说明的年代均属于 20 世纪。

觉性追求在审美情趣上“已由描写儿童世界与成人文化的关系，明显地转移到儿童世界与儿童文化自身，注意刻画年幼一代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和所关心与感兴趣的话题，及其凸现其中的社会文化纹脉。表现成长，表现儿童世界与儿童文化自身的课题，这已成为 90 年代儿童文学最为生动的创作景观与美学目的”^①。

一、追求自我认同的少年成长小说

自我认同是“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某种更为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确认，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②。心理学认为，少年时期是人的第二次诞生，是少年形成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同一性意味着对与‘我’有关和他人有关的自我了解”^③，这是一个人自我界定的方式。此时的少年在一种孤独的心理状态下，特爱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寻求一种自我认同感。同时，由于少年时代生理发生的急剧变化，他们产生了对异性的好奇与亲近，心理上处于一种激动、紧张、坐卧不安的状态。自 80 年代兴起的少年成长小说，在 90 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不再像 80 年代的少年小说家们那样常做出种种价值分析和判断，“他们更关注的是当代少年心灵在日常生活流动中的独特生存和展示方式。”^④ 它触及到少年的“第二次

①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5 页。

② 刘俐俐：《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自我认同》，转引自宁亦文编：《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九十年代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9 页。

③ [英] J. 米切尔：《青春论》，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 页。

④ 方卫平：《艺术探索与读者接受——80 年代以来少年小说创作略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第 6 页。



诞生”这一精神层面，以刻画儿童的成长为己任，追求人生哲学的厚重感。它多倾向于表现生命、生存、人性等人类普遍性话题，同时给儿童以清新的审美视野、道德视野，加深了他们对同龄人的了解、沟通，为他们寻求同一性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促使他们实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曹文轩、秦文君、程玮等的少年成长小说以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关注少年性意识的觉醒及他们对自我意识的寻找，启迪了儿童的心灵，让他们在阅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追寻小说主人公成长的足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曹文轩的少年小说以《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为代表，真实地刻画了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困惑、挫折、烦恼、憧憬，通过苦难叙事，给小读者以道义的力量、智慧的启迪和古典美的熏陶。曹文轩在作品中对几位少年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描绘了从生理的发育、情感的领悟，到人格的完善及精神的成长。明子进城谋生，历经种种磨难，后来在宁死不吃天堂草的山羊面前，其心灵得到净化，决定离开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细马虽遭人误解，但仍以情意为重；桑桑善良调皮、热情助人；明子正直，敢与恶势力作斗争；根鸟拒绝诱惑，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作家通过苦难叙事与诗意的结合，给人以悲剧美的愉悦感。如《根鸟》通过场景的连接结构全书，如神话般的美丽浪漫与梦想中凸现出哲学的主题。它毫不避讳地写到少男少女的早恋，但写得纯净、真切、自然，凸现出儿童成长中的喜悦。它浓墨重彩地写到了苦难及苦难对儿童人格塑造的作用。如《草房子》中的杜小康、细马和桑桑及《根鸟》中的根鸟就在苦难的严峻考验中逐渐走向成熟。桑桑在得了一种难治之症后，他

没被病魔吓倒，因为周围有那么多关切的目光。桑桑在这种真正的爱心中找到了生存的力量，他学会了面对困境，学会了珍惜生命，也学会了承担责任。桑桑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完善了自我，根鸟则在对梦想的追求中日趋成熟。根鸟在一个开满百合的峡谷里，在一名叫紫烟的少女和飞动的白鹰及扑朔迷离的梦境引领下，开始了近乎流浪的历程。他孤独、被人嘲弄，后在神奇的白马和独眼老人的关照下，获得了鼓舞，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梦想，终于找到了梦中的峡谷。根鸟的历险故事不是一种简单的乐趣与刺激，它在讴歌少年执著的品质的同时，又似乎在向儿童读者有意识地传达着精神对于人生成长的要义。

“儿童阶段的认识能力的展现是依赖于特定的客体，而且是以其熟悉的、具体的客体为依托的。”^① 曹文轩从细微处入手，用细节描写启迪儿童的思维。《红瓦》中，儿童读者透过林冰的眼，看到的贫困是以猪头肉或红烧肉的细节出现的；看到赵一亮命运的变迁，则通过他那双洁白、漂亮的手到紫黑色、粗糙的手的细节变化中展现出来。这样，苦难在儿童视角中就转化为细节，给小读者以真切的感受。

秦文君追寻“一要健康，二要快乐”^② 的原则，坚持“以走入少儿心灵为本”，“以单纯、有趣的形式讲述人类的道义、情感”^③。她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塑造了一个个小学五年级和初中生

① [美] 詹姆斯·O. 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陈德明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6 页。

② 周晓波：《少年长篇小说创作热现象思考》，《中国图书评论》2000 年第 8 期，第 8 页。

③ 束沛德：《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文艺报》2000 年 1 月 1 日。



群体，紧贴当代校园生活，以清新、幽默的灵气感染了许多同龄的儿童。自命不凡、一心想当伟人，总认为别人智商有问题的贾里；爱吃零食、每隔三个月就要换一句名人格言作为人生指南的贾梅；喜好逞强，但很讲义气的鲁智胜；自认为有明星天赋的新潮女生林晓梅，都是母亲眼中的孩子形象，烛照出城市少年的时代特征。同时，她也没有忽视城市少年成长中的困境，《天竺街3号》描写近乎邪恶的少年“尻”对郎姓少年的胁迫，揭示了当前社会的复杂性及青少年中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性，发人深省。梅子涵的成长小说尝试着以原生态语言，去培养儿童的幽默品质。他的系列长篇小说《女儿的故事》，从自己的女儿写起，缩短了与小读者的距离。他的《曹迪民先生的故事》则在不经意的叙述中表达出儿童情趣。张之路的《有老鼠牌铅笔吗？》也强调幽默，侧重于主人公与父母在对话中因学识差异而传递出的喜剧效果。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引发少年读者兴趣的动力。一些少年成长小说开始正视少男少女的隐秘心理。丁阿虎的《今夜月儿明》大胆披露出一位少女对一位少男“神秘、庄严、认真”的朦胧恋情。韦伶的《出门》、《寻找的女孩》、《神秘信物》等展示了青春原生态与现实生活的冲突。肖复兴的《甜葡萄 酸葡萄》借第一人称“我”去讲故事，获得了较强的真实感，是当代中学生生活的传神写照。如常小凡为了让赵萌帮他摆平纸条风波而请吃麦当劳，妹妹偷看姐姐的日记，这些行动都合乎人物身份与特点。他善用误会法去表现少年生活情趣，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聚焦于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陈丹燕有意识地将成年人对人生、生命和情感的思考以及由此产

生的故事引入到少年小说中，引领少年走向成熟。她的《女中学生之死》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去表现少女宁歌的寂寞与苦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沈石溪的《当你跃入太阳的运行轨道》、《青春流星》等侧重表现当代少年对学业、荣誉及社会的执著探索。董宏猷的《十四岁的森林》则以新颖的艺术结构见长。周锐以表现“永恒的少年”为宗旨，写出了颇具象征和寓言意蕴的《锯子与手风琴的合奏》。它采取跨时空的拼接方式，将 60 年代少年人的成长故事演绎得十分动人，真实与荒诞、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相互交融，建立起一个共时性的话语空间。张品成的《最后两个灾民》、玉清的《我要做一匹斑马》、肖显志的《不孤独的天空》则从探讨少年心理成长问题入手，刻画了一些具有叛逆性的另类少年形象，展现了当下少年成长中的烦恼与苦闷、挣扎与抵抗，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呼唤社会价值观念、校园教育观念、家庭伦理观念的转换，呼唤从“自在之我”向“自为之我”、“本然之我”向“应然之我”的升华。

此外，韩辉光的《校园风景》，王小民、秦润华、詹国强等几位中学教师的《蓝宝》少儿长篇小说丛书，直接将素质教育话题引入到校园生活，将成长主题放在当下经济改革、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展开，“通过少儿的成长折射出社会生活的现代强光，充分展示了当代少儿生气勃勃、健康向上、富有个性的精神特征，表现了他们的人生观、理想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走向成熟、走向人生的必然态势”^①。

在成人作家的影响下，一些少年作家也开始写成长小

①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6 页。



说，以亲身体验展现了当代少年生活的多姿多彩。郁秀的《花季·雨季》，殷健灵、张洁、章红等创作的《敲门的女孩子》、《青春门》、《玻璃鸟》、《春天的浮雕》等小说，更贴近少年的人生体验，同步抒写青春的自白，在同龄群体中广为流传，更将素质教育的话题推向了深入。

二、后现代视角中的动物小说

“人类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险，人类在地球上消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征服自然’的结果是挖掘人类自己的坟墓！”^①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开始减少，水源遭受工业污染，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高涨起来，时代呼唤环境文学，动物小说应运而生。动物小说以动物为主角，描写动物世界的生活，描绘动物寻食、求偶、避难、御敌等情态、技能及其遭遇，给人类以启迪。杰克·伦敦的《雪虎》、《荒野的呼唤》等开创了动物小说之先河。近十年来，中国的动物小说着眼于野生动物生存、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关注，与儿童喜爱动物、向往自由的天性相契合，满足了广大儿童的阅读期待。

“艺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观照生命。科学与文明不断地使生命从自在走向自为，而文学与艺术却努力将生命从自为复返为自在。”^② 沈石溪、蔺瑾、刘先平等的动物小说崇尚自然，在广阔的大自然背景中去抒写不平凡的人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促进了儿童环保意识的提升。沈石溪善于以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角色，探讨弱肉强

^① 王诺：《外国文学——人类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② 宋耀良：《艺术家生命自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食的“丛林哲学”，折射出人生世界复杂性和严酷性的一面，从而引导那些即将跨入社会的少年读者反观自己，更好地从单一走向丰富、从幼稚走向成熟，更好地了解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真相。他的《狼王梦》写生命诞生之苦，《一只猎雕的遭遇》写出了群雕动人的生命轨迹，其中的巴萨查形象融入人性的穿透力、生命哲理感、艺术感染力于一体，为儿童解读生命的要义，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树立了典范。蒯瑾的《冰河上的激战》写驴群和狼群的一场激战，弱小的驴群战胜了强大的狼群。它对力与野性的展示，同样会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以土家族的图腾——白虎为原型，通过白虎的生存危机唤起儿童保护民族文化的紧迫感。

“每一个成年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永远的儿童存在着，从他的幼年直到老年，这个儿童逐渐从生活的表层沉潜入生活的深层，却一刻也未放松地把握着、控制着他的整个性格和人生。”^①刘先平将他在孩提时代在巢湖及湖滩对冒险的狂热及对大自然的爱贯穿于“自然探险小说”中，给人以亲临其境的感慨。《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等将现实生活与科学探险相结合，建立起了一个共时性的话语空间，呼唤儿童与动物世界的平等对话，在回归自然中寻求人与动物的和谐发展。《千鸟谷追踪》写一群中学生与护林员一道，追踪相思鸟，历尽险阻，畅游鸟类世界。《大熊猫传奇》写兄妹俩在冰川雪地中救助正在逃难的大熊猫母子。这些作品洋溢着童真童趣，构建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的艺术世界。90年代崭露头角的牧玲、老臣和方敏等，

① 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也以崇尚自然、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创作主导。《惊涛》、《漂过女儿河》等，以抒写险恶环境下的生存意识、顽强的生命力和征服自然的豪情展现当代少年精神成长历程，激发儿童的进取心，有利于培养他们良好的民族心理素质。

“大自然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令人心悸的、美丽无比的。她是最有创意的大魔术师，袖子里总能抖出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东西来。”^① 方敏的《大绝唱》、王树槐的《命运之角》、金曾豪的《鹤唳》、薛屹峰的《鳄踪》、陈自仁的《猴徙》等致力于“生命状态文学”的抒写，超过了一般的动物小说，它的重点不是塑造动物个体形象，而是刻画某一动物群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与繁衍，在大自然所属的生物链中的挣扎与拼搏，显现出生命的原始状态，更具动物学和生态学的意义。其描写对象，大都没有语言，没有思维。这些作品以静观的姿态、白描手法展示了大自然生命的高贵，让儿童获得人类自身以外的生命的体验，获得描写人的文学所无法替代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受，呈现出一定的后现代色彩。儿童读者可以在角色体验、情景体验、情感体验中，获得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感同身受的领悟，沟通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误解，因此无疑是对环保主题的有力拓展。

三、幻想小说、新潮童话与人文精神的契合

幻想小说自古就有，中国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以及英国的《格列佛游记》等，可看作是现代幻想小说之源。早在 30 年代，老舍就创作了《猫城记》这

^① [美] 纳塔莉·安吉尔：《野兽之美》，转引自陈自仁：《猴徙·代后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5 页。

一讽刺国民劣根性的幻想小说，40年代又出现了顾均正的《和平的梦》等科幻小说。50年代，张天翼创作了《宝葫芦的秘密》，开创了中国幻想小说的先河。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的科幻小说更是日新月异。90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电脑在中国的广泛使用，人们的想象空间得以大大激活，儿童文学也在折射这一变化，它在描绘未来中，呼唤人类的天性与亲情。对于儿童来说，幻想可能就是理想，是他们最神奇的成长发动机。幻想小说作家采用小说的写实手法，创作出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的幻想故事，满足了儿童追求新奇、新鲜、神秘、不平凡事物的心理特征和审美要求。

董宏猷的梦幻体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了一百个不同年龄、地域、民族、家庭背景的孩子们的梦。它将童话的幻想、夸张、变形手法、诗化的语言和纪实文学的写实性融进小说里，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小说艺术空间，对儿童进行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素质教育渗透。正如於可训先生所说：它“以一种自由的形式在证明着人的自由而活泼的天性”，“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最富于生命力的儿童时代的梦幻证明着人类自由的天性的存在”。^①常新港的《一只狗和他的城市》写一只好奇的狗变成一名翩翩少年后的万千感慨，狗眼里的世界莫名其妙，诙谐生动。彭懿高举“幻想文学”的旗帜，打破童话与小说的界限，在小说的现实背景下注入幻想因素，致力于一种指向未来的创造性想象。他的《妖湖传说》、《魔塔》、《疯狂的绿刺猬》等，集神话、梦幻和现实于一体。尤其是

^① 於可训：《天性的证明——论董宏猷〈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儿童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第26页。



《疯狂的绿刺猬》被称作“中国第一部自觉的幻想小说”。^①小说中叫雪莹的小女孩变成绿刺猬后，也把别的孩子变成了绿刺猬，这一疯狂的行为突出了人性恶的一面。这无疑受美国作家 R. L. 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小说的影响，在冥茫混沌中创造了另一个怪诞甚至恐怖的世界。它让孩子们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满足，在奇幻的世界里感受着与宇宙万物的冲突与和谐，在心灵探险中做勇者与智者。费声、颜真的《雨人阿喜》系列幻想小说勇于挑战《哈利·波特》，通过雨人阿喜这样一位先天体弱、迟钝的“怪孩子”的成长经历，给青少年隐秘的内心世界以启迪。张之路的科幻小说《非法智慧》表现出现代都市文化忧虑之主题。它讲述了在人脑中植入芯片，与脑神经直接连接，用来治疗帕金森氏症、听觉障碍、癫痫病的最新科技手段，但后来引发出了一场阴谋。它用蒙太奇手法，将作恶者的反复无常与孩子们的侦察探访交叉叙述，悬念迭出，扣人心弦。更为重要的是，它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提出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人文精神对儿童成长的要义。

新生代科幻小说在 90 年代异军突起，他们以一种个性化的写作姿态，表现出对反映社会与人生的主流文学形态的背离，具有相当的挑战色彩。如韩松的《逃出忧山》将主人公封闭在忧山之内，而这种空间上的封闭就像打开了通往无限的窗口。星河的《十三之一》等则将自己无能为力的主人公与史诗般的宏大氛围相互对照，将梦魇般的逻辑应用到未来人的现实生活。刘慈欣、杨平、王晋康引燃地下网络和 DNA 中的“大火”，试图将地球、人类的感情

^① 梅子涵、方卫平、朱自强等：《中国儿童文学 5 人谈》，新蕾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1 页。